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基督山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法] 大仲马 / 著
王翊琪 / 译

WCLASWORTH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Classics (上)

推荐读本 (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19世纪席卷全球的传奇小说
法国大文豪大仲马“通俗小说的典范”

一部惊心动魄、畅快淋漓、爱憎交织的快意恩仇录
一百年来畅销不衰，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并多次被拍成电影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 / 著
王翊琪 / 译



(上)

© [法] 大仲马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全 2 册 / (法) 大仲马著 ; 王翊琪译

.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19-7

I. ①基… II. ①大…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442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1150 千字

印 张: 40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段云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19-7

定 价: 80.00 元 (全 2 册)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著名通俗小说家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故事的背景设定在 19 世纪的法国，讲述的是贫穷的青年船员爱德蒙·唐泰斯遭到小人陷害，之后通过奇遇化身“基督山伯爵”进行复仇的故事。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却曲折离奇、惊心动魄，一百多年来始终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推崇和喜爱。

凭借着《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以及《玛戈王后》等小说被称为“通俗小说之王”的亚历山大·仲马，1802 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维勒-科特莱。他的父亲是黑白混血的法国将军，曾在拿破仑麾下效力，年轻有为，但不幸早逝，所以大仲马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五岁时，大仲马成为一所公证事务所的办事员。二十一岁时，他只身到了巴黎当了一名抄写员，并开始创作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几年后，这部剧上演并轰动一时，给大仲马带来了很大的声誉，他成为浪漫派的一员大将。1830 年，七月革命爆发，大仲马投笔从戎，功勋赫赫，却没得到重用，于是他加入了国民自卫队的炮兵部队。由于他激进的共和政治观点，他遭到缉捕，逃出国门。1840 年，归

国的大仲马开始在报刊上连载小说。1844年，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问世，同年8月，他创作的《基督山伯爵》开始在巴黎的《议论报》上连载。1848年革命期间，他又成为拿破仑三世的反对者，再次流亡。虽然几经辗转，但他始终笔耕不辍，创作出《昂热·皮都》《双雄记》《马什库尔的母狼》《白党与蓝党》等作品。1870年，大仲马去世，享年68岁。

《基督山伯爵》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案件。案件讲的是一个巴黎的制鞋工人，在即将结婚时却遭到一个嫉妒他的朋友的诬告而入狱七年。出狱后，他得到一个米兰教士留给他的秘密宝藏，化装之后回到巴黎，找到仇人进行复仇。复仇成功后，他自己也被人杀死。根据这个故事，大仲马构思出《基督山伯爵》这个绝佳的故事。

《基督山伯爵》之所以广受喜爱，与书中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分不开的。敢爱敢恨、坚强勇敢、个性鲜明的基督山伯爵以及他快意恩仇、跌宕起伏、酣畅淋漓的故事，呈现出精彩纷呈的艺术效果。同时，本书对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法国人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上至国王、下至乞丐，人物繁多但是个性大都十分鲜明，体现出作者强大的文字驾驭和故事架构能力。《基督山伯爵》作为浪漫主义巨作，虽然极力渲染复仇，但是没有忽视对复仇行为的正义性和无法控制的后果的反思。同时，虽然书中赤裸裸地宣扬着金钱的威力，但同样不遗余力地揭露出金钱的罪恶，并歌颂“等待和希望”的力量。因此，《基督山伯爵》是一本不得不读的小说，并值得我们一再重读和回味，体味书中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包含在“等待与希望”中的智慧。



第 一 章	船到马赛	001
第 二 章	父与子	010
第 三 章	迦泰罗尼亚人的村庄	018
第 四 章	阴谋	030
第 五 章	婚宴	037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050
第 七 章	审问	061
第 八 章	伊夫堡	071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081
第 十 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087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的魔王	096
第 十 二 章	父与子	105
第 十 三 章	百日	112
第 十 四 章	两个犯人	120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30
第 十 六 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144
第 十 七 章	神父的房间	154
第 十 八 章	宝藏	176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189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199
第二十一章	狄布伦岛	204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214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221
第二十四章	秘密洞窟	229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237
第二十六章	杜加桥客栈	243
第二十七章	回忆往事	257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71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父子公司	277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88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302
第三十二章	醒来	325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30
第三十四章	现身	356
第三十五章	锤刑	379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393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	409
第三十八章	约会	425
第三十九章	来宾	433
第四十章	早餐	453
第四十一章	介绍	465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乔先生	476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481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复仇	488
第四十五章	血雨	508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520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535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547
第四十九章	海黛	558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563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572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583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600
第五十四章	公债风波	618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康蒂少校	629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641
第五十七章	幽会	654
第五十八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665
第五十九章	遗嘱	673
第六十章	急报	681
第六十一章	帮园艺家摆脱睡鼠	691
第六十二章	幽灵	702
第六十三章	晚宴	711
第六十四章	乞丐	721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的一幕	730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740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751
第六十八章	夏季舞会	762
第六十九章	调查	771
第七十章	舞会	781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790
第七十二章	圣梅朗夫人	795
第七十三章	诺言	806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之墓	832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841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	853

第七十七章	海黛	864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884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904
第八十章	控诉	916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922
第八十二章	夜盗	941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955
第八十四章	波尚	962
第八十五章	旅行	968
第八十六章	审问	979
第八十七章	挑衅	990
第八十八章	侮辱	997
第八十九章	夜	1007
第九十章	决斗	1015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027
第九十二章	自杀	1033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1042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1049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061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070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1081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088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099
第一〇〇章	显身	1108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1114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1120
第一〇三章	马西米兰	1125
第一〇四章	腾格拉尔的签字	1133
第一〇五章	公墓	1144

第一〇六章	财产分享	1156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170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177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186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192
第一一一章	抵罪	1199
第一一二章	离开	1206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218
第一一四章	庇皮诺	1229
第一一五章	罗吉·万帕的菜单	1239
第一一六章	宽恕	1245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251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瞭望塔上的人看到了三桅帆船“法老号”，这艘船从士麦拿启程，途经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驶过来。地面上的人收到信号后，立即派出一名领港员前往迎接。领港员绕过伊夫堡，在魔琴岬与里翁屿之间登上了“法老号”。圣琪安堡的阳台上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即使马赛是一个大港，一艘大船进港依然算得上是桩大事，尤其是像“法老号”这样的船。“法老号”船主是本地人，船又是在佛喜造船厂建造和装配的，自然更吸引本地人的注意。

“法老号”慢慢驶近了，它顺利地通过了卡拉沙林岛与杰罗斯岛的海峡，这个海峡是几次火山喷发的产物。接着，它绕过波米琪岛，驶近港口。“法老号”前桅的三角帆、纵帆以及中桅的上帆都展开着，但它的行驶速度却非常缓慢，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看热闹的人凭直觉感受到了一些不幸的预兆，彼此探讨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有经验的航海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幸，那也与“法老号”本身无关。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它没有丝毫失去操控的迹象。领港员正驾驶着动作敏捷的“法老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站在领港员身边的是一个青年，他打着娴熟的手势，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并重复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岸上看热闹的人群中弥漫着一股焦躁的情绪，其中一位终于忍不住了，等不及帆船入港就跳进一只小艇朝大船驶去。当大船到达这里瑟夫湾对面的位置时，小艇也靠拢了“法老号”。船上的青年看到来人，便摘下帽子，从领港员身边离开并来到船边。这个青年身材瘦长，看起来十九岁左右，长着乌黑的头发和黑亮的眼睛；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为镇定和坚毅的感觉，这种气质只有从小就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才具有。

“啊！是你呀，唐泰斯？”小艇上的人喊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船上显得这么丧气？”

“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青年回答，“太不幸了，对我来说尤其如此！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到达了，一点损失都没有，莫雷尔先生，这方面您不必担心。但可怜的莱克勒船长——”

“他怎么了？”船主带着稍微放松的口气问，“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吗？”

“不，先生，他得了脑膜炎，临终前痛苦极了。”说完他转身对船员喊道，“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船上一共八到十个海员，他们有的跑到大帆的索子那里，有的跑到三角帆与上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则去控制转帆索与卷帆索。青年环视四周，看到他的命令被准确而迅速地执行，又转过头面对着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等了一会儿，船主继续刚才的话题。

“唉，先生！这是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我们离开那不勒斯前，莱克勒船长和那不勒斯港督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待开船时，他已经感觉脑袋十分不舒服。二十四小时之后，他发起烧来，三天后就死了。我们按照大海上的行船惯例海葬了他，他应该能安心长眠了。我们将他缝裹进吊床里，又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块放在了他的头部和脚部，然后葬在了艾尔及里奥岛外。我们带回了他的佩剑和十字荣誉勋章，打算留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莱克勒船长的一生总算不曾虚度。”青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略带忧郁和伤感，然后说道，“他和英国人交战十年，结果仍能如同普通人一般死在床上……”

“爱德蒙，你应该清楚，”船主说道，他显得放心了许多，“我们都是普通人，老年人最终一定会让路给年轻人，不然，你瞧，年轻人就难有出头之日了，而且你都向我保证了货物——”

“货物都安然无恙，莫雷尔先生，请相信我。我想这次航行你至少可赚到两万五千法郎呢！”

这时，船正在驶过圆塔，青年立刻喊道：“注意，准备收主帆、后帆和三角帆！”他的命令马上得到了执行，如同在一艘巨大的战舰上一般。“落帆！卷帆！”刚刚说完最后一个字，所有的帆就都落下了，船差不多已经很难察觉到还在向前移动了。

“莫雷尔先生，现在请你上船吧，”唐泰斯说道，他发现船主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你的押运员腾格拉尔先生已经走出船舱了，他会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你的，我还需要去料理抛锚以及给船挂丧的事务。”

船主马上抓住唐泰斯抛给他的一条绳子，犹如水手一般动作敏捷地爬上了船舷。那个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将汇报工作的任务交给了腾格拉尔。现在，腾格拉尔朝船主走来。他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对上阿谀对下蛮横的人，面相着实不讨人喜欢。他在船上担任押运员的职务，这职务本来就令水手们感到讨厌，但除了这层关系，他自身的虚伪做派也是令人讨厌的一个因素，船员讨厌他的程度，就如同对爱德蒙·唐泰斯的敬爱一般。

“莫雷尔先生，”腾格拉尔说，“您应该对我们所遭遇的不幸有所了解了吧？”

“唉，是啊！可怜的莱克勒船长！他的确是一位诚实而勇敢的人！”

“而且是一位一流的海员，成长在大海与蓝天之间，是负责莫雷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事业的最佳人选。”腾格拉尔回答。

“可是，”船主说着话，眼睛却望着正在指挥抛锚的唐泰斯，“在我看来，腾格拉尔，一个水手想要对职务得心应手，实在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非老海员不可。因为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即使没有任何人指示，似乎也完全称职了。”

“是的，”腾格拉尔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愤怒且憎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自视甚高的。船长还没有咽气，他就不与任何人商量，而自作主张地开始发号施令，并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而没有直航返回马赛。”

“至于指挥权由他执掌，”莫雷尔说，“他作为船上的大副，这就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这是他的错，除非这只船有修理的必要。”

“这只船像你我的身体一样毫无毛病，莫雷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只是因为他要到岸上玩玩，别无他事。”腾格拉尔露出义正词严的样子，赶紧补充道。

“唐泰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唐泰斯回答，“我就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抛锚！”锚立刻被抛下去了，铁链“哗啦啦”一阵响。尽管有领港员在场，唐泰斯仍然恪尽职守，直到这项工作完成，才喊“降旗，把旗降在旗杆半中央。把公司的旗也降一半致哀”。

“看，”腾格拉尔极为不满地说，“他简直已自命为船长啦。”

“嗯，事实上，他已经是了。”船主说。

“不错，就缺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批准了，莫雷尔先生。”

“那倒不难。”船主微笑着说，“不错，他虽然很年轻，但依我看，他的命令都下达得很好，可以说他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腾格拉尔的眉际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泰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你的吩咐了。刚才是在叫我吗？”

腾格拉尔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两步。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耽搁了一天半时间。”

“究竟为什么，说真的我也不十分清楚，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他临终前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柏脱兰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元帅。”

“见到了。”

莫雷尔四下里张望一番，然后把唐泰斯拖到一边，突然问：“圣上^①近况如何？”

① 圣上：指囚居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

“表面上看来，身体健康极了。”

“那你见到圣上了吗？”

“我在元帅房间里的时候，他自己进来的。”

“那你和他讲了话吗？”

“是他先同我讲话的，先生。”

唐泰斯微笑着说。

“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哦，他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什么时候起航回马赛，从哪儿来，船装了些什么货。我敢说，假如船上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的话，他一定会把船买下来的。但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船是莫雷尔父子公司的。‘哦，哦！’他说，‘我了解他们！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世代都当船主。当我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我那个团里面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

“太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他说的是我的叔叔波立卡·莫雷尔，他后来被提升为上尉。唐泰斯，你有机会一定要去告诉我叔叔，说陛下还记得他，你将看到那个老兵被感动得掉眼泪的。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唐泰斯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很对，唐泰斯，你是应该执行莱克勒船长的命令在厄尔巴岛靠一下岸的——但是如果你曾带一包东西给元帅，并同陛下讲过话的事被人知道的话，那你会受连累的。”

“我怎么会受连累呢？”唐泰斯微笑着问，“我连带去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陛下所问及的，又是一般的人所常问的那些普通问题，我觉得谈话非常轻松。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部的检查员来了！”说完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迎过去了。

他刚离开，腾格拉尔就凑了过来，撇撇嘴说道：“哦，看来他已拿出完美的理由来向您解释他为什么在费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是吧？”

“是的，理由很完美，我亲爱的腾格拉尔。”

“哦，那就好。”腾格拉尔一副正经的样子说，“看到一个同伴工作上不能尽责，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唐泰斯是尽了责的。”船主说道，“这件事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这次耽搁是按莱克勒船长的吩咐做的，做得很好。”

“说到莱克勒船长，唐泰斯没有把一封他的信转交给您吗？”

“给我的信？没有呀。有一封信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莱克勒船长还另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

“你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腾格拉尔？”

“噢，就是唐泰斯在费拉约港留下的那包东西呀，他也没跟您说吗？”

“你怎么知道他曾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

经莫雷尔先生这样一问，腾格拉尔的脸立刻涨红了。“哦，是这样的，那天我经过船长室门口时，那门刚好是半开着的，我正好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唐泰斯，哦，没错的。”

“他没有跟我提到这件事，”船主略带迟疑地说，“但是如果有信，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腾格拉尔双眉皱成一团，思考了一阵子。“要是这样的话，莫雷尔先生，请您，”他摇了摇头说，“有关这件事的始末，请您别再去问唐泰斯了，可能是我看错了或者误会了什么。”

这时，那青年人一派轻松地回来了，腾格拉尔便趁机溜走了。

“喂，我亲爱的唐泰斯，你现在还有事情吗？”莫雷尔先生问。

“一切都搞定了，没事了，先生。”

“你回来得挺快呀。”

“是的。我就拿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件给了海关官员，其他的相关证件我都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派人和他同去了。”

“所以说你在这儿的事都做完了是吗？”

“是的，没事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唐泰斯向四周看了一眼，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一起去共进晚餐怎么样？”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必须先去看看我久未见面的父亲。对你的盛情我还是非常感激的，我会记在心里的。”

“呵呵，唐泰斯，正是这样，没错，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好儿子。”

“嗯，”唐泰斯犹豫了一下问道，“你了解我父亲的近况吗？”

“我相信他过得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说实话最近我没见到他。”

“是啊，我父亲总爱把自己关在他那个小屋里。”

“那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可以说明，当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的日子还过得去。”

唐泰斯微笑了一下。“我父亲是个很要强、很要面子的人，先生。即便是他饿肚子没饭吃了，恐怕除了向上帝请求帮助，他不会去向其他任何人乞讨以求生活的。”

“那么好吧，你先回家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真不好意思，我恐怕还得再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因为我看过父亲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真是的，唐泰斯，我怎么就给忘记了，在加泰罗尼亚人那里，还有一个人也像你父亲一样在焦急地等待着你呢——那美丽可爱的梅塞苔丝。”

唐泰斯的脸泛起了红晕。

“哈哈！”莫雷尔先生打趣地说，“难怪她到我这儿来了三次，打听‘法老号’有没有什么消息呢。嘻嘻！爱德蒙，你的这位小情人可真漂亮啊！”

“她不是我的情人，”青年水手神色庄重严肃地说，“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两者就是一回事呀。”莫雷尔微笑着说。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真不是这样的，先生。”唐泰斯回答。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爱德蒙，”船主又说，“我不耽搁你，不和你开玩笑。我的事你办得很出色，我也应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痛快地办一下自己的事了。你要钱用吗？”

“不，先生，我还不需要，我的报酬还都在这儿，差不多有三个月的薪水呢。”

“你真是一个守规矩的好小伙子，爱德蒙。”

“我还有一位可怜的父亲呢，先生。”

“不错，不错，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那么赶快去吧，去看你的父亲去吧。我自己也有个儿子，如果他航海三个月回来后，竟还